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

有很多人都困惑过：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他们在残酷的迫害，甚至于酷刑折磨下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一个卧床数十年不起的病人，当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种种办法都试过，医院都对自己判死刑了，最后自己都死了心的人，忽然不用打针吃药能正常生活了，去医院检查化验都完全正常了。

一个吸烟几十年，戒烟失败几百次的人，忽然轻轻松松戒了烟，甚至有的戒掉了毒。

一个人见人怕的社会混混，忽然一日自动要改邪归正，从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一个毕生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遍览古今中外圣贤书籍而不得其解，困惑多多的人，忽然在一本书里发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过去的一切矛盾疑团豁然开朗。

一个在宗教里修行多年，苦于层次不能提高的人，忽然发现过去几十年修行难以割舍的名、利、情，今天恍如过眼烟云，淡然放下。

.....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个人身上，你说 99.9999%是偶然；在第二个人身上，你说 99.9999%是碰巧；.....在第100万个人身上发生，你还能说 99.99%是阴错阳差吗？

其实，今天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每个人身上了！

这样的事实遍布世界东西方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也包括在1999年之前的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甚至是99年迫害之后强烈封锁之下的大陆。这事实不是中共靠几个花钱收买来小丑、骗子的丑剧就能抹煞得了的，

英国观众长了“见识”

【明慧网】中共对天安门广场的管制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2013年3月15日，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马克·斯通（Mark Stone）与远在伦敦的“天空新闻”的主播连线进行现场直播时，因为他提到了1989年的六四学潮，被中共警察强行制止。马克·斯通明确表示自己有天安门摄像的许可证，可是中共警察不听这些，强制他与摄影师上了警车。

中共警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直播，也就是说，英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中共警察野蛮执法的过程，由此见识了中共警察的执法犯法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与控制。

其实中共早有内部规定：记者到

天安门采访，都要事先申请。没有许可证，当时就会被轰走。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中共特意设置好了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安排记者采访。这样调派来的记者与摄影师，不但不需要许可证，警察还得全方位地配合呢。

例如，2001年中共炮制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显然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面对国际社会对“自焚”中各种特写镜头的质疑，中共政府声称录像是美国CNN拍的。但CNN国际部负责人立即予以否认——因为从事情的



也不是中共靠几个随意删减拼接来的视频就能够丑化的。这铁的事实，人们靠着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亲自的观察，是最有说服力的！而法轮功能短短十几年间，传播那么迅速广泛，就是其明证。

法轮功修炼者中，不乏在宗教中求索半生的僧人、道士、基督徒，不乏武术、太极、气功界的高手名家，不乏曾经连中医都不认可的顽固的西医大夫，不乏政府官员，不乏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不乏传统文化国学研究者，不乏经济金融人员。

有一位不收报酬地救你一命的医生，或者一位指点你迷津的导师，或者一位将你从罪恶深渊里捞起来洗净的恩人，当中共迫害到来，开始了对他的人格各个方面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扣帽子，批斗和划清界限时，你选择什么呢？明哲保身，矢口否认，落井下石？还是为了自己良心，顶着众人的不理解和敌视，去讲出真相？

这道选择题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所面对的。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一开始，CNN记者的摄影设备就被警察监控起来、没收了。

中共关于天安门自焚报道的拍摄，只能由中共特派的摄像师拍摄，而且是预先就安排的。◇

经历马三家非人折磨：殴打、抠眼、灌食、上刑

—— 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海英回忆在马三家遭受迫害

【明慧网】我叫王海英，二零零零年十月左右被绑架到辽宁大连教养院，在那里遭受暴力“转化”（强制放弃信仰“真善忍”）迫害：殴打、关小号、体罚等等非人折磨。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大连教养院因为我拒绝写“三书”，将我转到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期间我遭受、目睹及耳闻了那里的罪恶：

体罚

到马三家的第一天，警察秋萍就拽着我到她的分队，找两个犯人做夹控，继续逼我写“三书”（放弃信仰及诋毁法轮大法师父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我不写，就叫她们折磨我，包括殴打、抠眼睛、强行剪头发，她们拿着剪子恶狠狠的样子，就差剪子尖穿进我的脑袋。还不写，就罚站、罚蹲，每天至凌晨。

一天晚上，所长苏境来了，问：“反省的怎么样？”警察王乃民说：“不写，帮帮她开开窍。”于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带走，接着就听到她的惨叫声。我因为困一头扎在地上，水泥地“啞”的一声响，坐在我旁边的警察还骂我。后来还每天罚我坐小板凳、面壁，长达半年之久。

强迫灌食

我家来人接见，不许我见，理由



图片说明：酷刑演示“抽筋”

是我不写“三书”。我绝食抗议，被警察唆使五个人强行按在床上灌食。后来威胁我如果再不吃饭就绑在床上食管不拿出来。

凌源法轮功学员杜淑花插着管不许拿下来，还把她领到学员面前羞辱，说“像不像猪”。

目睹“焦点访谈”造假

二零零一年九月左右，“焦点访谈”的人来录像，让秋萍和几个“转化”的学员表演一番，作为新闻在全

国播放。当时我就在对面的房间，对这场假采访看得清清楚楚。

“攻坚”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末，辽宁省中国当局组织所谓的“帮教团”近二十多人，来到马三家搞“攻坚”迫害。他们中有四分之三是男的，个头粗壮，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黑天白夜的把法轮功学员挨个轮番的叫出去迫害。那时马三家非法关押着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

记得在一个恐怖的夜晚，警察张磊把我带到一个小楼里，首先是穿白大褂的人给我量血压，然后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桌子横在一个墙角里，让我坐在墙角里，四个男警察每两小时换一个人，轮流审我，威胁我，并拿出一打纸，叫我签字，这回是“五书”。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惨叫的声音，我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在遭难，从晚上六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第二天，警察张磊把我单独关在一房间里，整整六天六夜不让我上床，不让我洗漱，不让我下楼吃饭，不许我合眼，两个人看守我，二十四小时轮流换岗，只要我一合眼，警察们就叫骂、推搡……这样折磨我长达六天六宿。

迫害更甚

二零零七年，我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迫害。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警察将我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封闭在一个牢房里，窗子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察轮流换班，二十四小时看守，强迫我们劳动，长达四个月。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我拒绝报数，被警察李明玉上刑六个小时，至今左臂仍酸麻。

法轮功学员张国珍、卢琳、王春英、赵淑琴、齐振红等都被上刑，齐振红上刑后精神失常；还有一个大法弟子被上刑七天七夜，两臂抬不起来，手全是肿的，这样恶警还强迫她劳动，后来她的胳膊被恶警张春光打断。

我于二零一零年二月结束冤狱，由于长期遭受劳教所精神、肉体折磨，回家后我一度呈失忆状态。◇

大连 74 岁老人刘仁凤近期被骚扰的经历

【明慧网】大连市七十四岁的老人刘仁凤，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十四年中，老人的家先后被非法抄抢五次，老人多次被绑架和非法劳教。下面是刘仁凤自述最近二次被骚扰、抢劫的经历：

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有人敲门，我在屋里问，是谁？回答说是居委会的，我说有事吗？他们说来关心关心我的生活。我说我的退休金被非法停发将近七年你们不来看看我，现在工资补发了你们却来了，你们走吧，再别来了，他们灰溜溜的走了。我从窗户上看到五、六个穿警服的人上了面包车走了。后来听说是中山分

局和桃源派出所的警察企图到我家强行摘取卫星电视接收器的。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从家里出来，有五个穿便服的人过来就问，你是某某某吗？要检查你家卫星电视接收器。我不让他们上去，他们趁我不注意抢走我的钥匙，强行开门非法抄家。他们要拆接受卫星电视的锅，我不让，他们打电话给文化局，一会就来了五个人，岁数都不小，他们不敢上楼顶拆锅，就把播放盒拿走了，抢走私人物品、满屋照相和录像，连冰箱都翻了。我家没有钱，桌子上五十元钱还有几张十元和五元钱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他们抢走了。◇